

## 川东行记

离开马渡关,驱车前往宣汉,沿途边走边看。途经双河镇时,见时间尚早,本打算次日才去香炉山的行程,便提前了。

车过瓦窑新村,就进入了村道。山路盘旋,林木森森。已是初春,翠色满眼。

约午后两点,我们沿着登山步道缓缓而上。脚下的水泥石阶少了几分野趣,有些已经开裂。路两旁的树木,天然长成,枝叶交错,偶有一株野桃斜斜地伸出来,是淡淡的粉。一步一步向上,走得累了,抬头望去,望不到顶。

我们拄着登山杖,一路气喘吁吁,走了约半个时辰,遇到几位从山上拜佛下来的香客。他们笑着说:“慢慢爬,来都来了,还是上去看看,值得的。”我听了也笑,好吧,那就上去。

据说香炉山农历三月初三的庙会热闹得很,方圆百里的人都要来,山道上人挨着人。我们来的这天不是庙会,山中清寂,倒也有另一番滋味。

分金亭处立着的一块牌子记载,公元621年玄祖宫竣工后,唐高祖李渊亲书“第一洞天”御匾,并赐乌金香炉一座。到了元代,田虎、田豹兄弟占山为王,竟把香炉砸碎分给山上的农民。后人修亭纪念,便叫作“分金亭”。传说的真假已无从考据——但山风穿堂而过,倒让人生出几分苍凉。

过北寨门,经渡人桥,再一路攀爬,到了一处平台。先生站在



## 游香炉山

□文/图 唐录梅

平台上四望,说:“你看这香炉山的地形,如群山拱卫。”我虽不懂风水,但站在高处望去,只见群山连绵,层层叠叠,向着主峰围拢过来。那种气势说不清道不明,只觉得天地间的灵气,仿佛都汇聚到了这里。

继续向上,路是旧时依山凿出的石阶,粗砺中透着时光的痕迹。过天师殿——那是新修的殿宇,又过盘龙石,终于到了山顶。“第一洞天”的牌坊高耸,气势非凡。牌坊是石质仿木结构,双重檐顶,柱前施抱鼓石加固,坊上浮雕着道教人物,雕工精美。山顶地方不大,牌坊里的道观,便是玄祖宫了。

玄祖宫是重修过的,朱红的梁柱,青灰的瓦,在山顶的蓝天白云下,显得格外庄严肃穆。观里几位道士各司其职,神色淡然,观前空地上,一只壁虎拖着长长的尾巴,警惕地打量着我们。

这就是唐高祖御笔的“第一洞天”牌坊吗?我走上前去细看,石头发黑,全是岁月磨蚀的痕迹。轻轻抚摸那些斑驳残缺的人物浮雕,一千多年前的余温,仿佛还残留在石缝里。李渊的时代,多么遥远。那时的香炉山还叫龙圣山,那时的这道牌坊,该是何等光彩照人。如今,大唐的江山早已成为史书里的记载,只留下这石头牌坊和那个关于乌金香炉的传说,还在山风里流传。

我坐在牌坊前,极目远眺,群山连绵,就像大海里凝固的波涛,一重一重地推向天边。

山风很大,吹得发丝凌乱。林中偶尔有鸟鸣,那声音如泣如诉,像是在感叹岁月悠长。风还在吹——唐时的风,也是这样吹过这牌坊;宋时的月,也是这样照过这道观。人生天地间,忽然而已。在这亘古不变的山川面前,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
下山似乎比上山要快许多。道观旁小卖部的那条大黄狗,竟一路跟着我们。它先是远远地观望,后来就走到我们边。我家的小九在前面跑,它就追着跑。过了平台,我吼它:“该回去了!”它不肯转身。过了渡人桥,我又吼它:“回去吧,别送了。”它还是不肯回头。

我们一路走,黄狗一路跟。太阳已经西斜,山林染上了金色,空气中的凉意却一寸一寸厚了起来。到停车场时,山风凛冽,天色也渐渐阴沉下来。大黄狗站在路口,不再往前,只是望着我们。

风,吹过层层叠叠的山峦。时间在这里,仿佛有着不同的刻度。山下的世界已日新月异,这里却还是老样子,连石头上的苔藓,都像像是几百年前就长好的。这山,看过太多的日出日落,太多的朝代更迭。李渊的御匾也好,如今的游客也罢,在它眼里,都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。而它自己,从龙圣山到大炉山,从虎头山到香炉山,名字换了好几个,山还是这座山,不增也不减,一直在这里。

车开动了。我靠着车窗,心里忽然有些留恋。这山,这春天的黄昏,还有那条一路送我们下山不肯回去的黄狗,都让我生出一种淡淡的说不清的别绪。山路弯弯,黄狗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,最后融进一片苍翠之中。

或许,这就是游山的真正意义所在吧——风景过眼,心境留山。香炉山在我心里留下的,是一种在喧嚣尘世中难得的宁静。

这样想着,这一程真是不虚此行。

父亲打电话说,巴南区有一座山,名曰羊鹿山,是区内最高的山峰,他想我陪他去看看。

巴南是父亲的老家。对老家的一草一木,他都深深地眷恋,也始终默默牵挂。

周末恰好是个晴天,我陪着父亲一同前往羊鹿山。

山中依然是乡村景色,一片连片的菜地、挤挤挨挨的果树、错落有致的农房散落在大地上。狗儿在门口竖起耳朵听动静;水田里的大白鹅昂首挺胸“嘎嘎嘎”地叫,时不时扑棱几下翅膀;鸭子们也不甘落后,拐着脚扭着臀在田坎上走着“时装步”。

这些随处可见的景色,我已看了几十年,但总觉得新鲜、新奇。金黄耀眼的油菜花吸引我驻足,一窝窝侧耳根引起我的惊呼,洁白的李子花让我频频回首……

只要一到乡村,我便顿觉天地宽广,压抑、卷曲、闭塞的听觉、嗅觉、触觉通通打开,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,随风飘呀飘,终于飘回了熟悉的故土。

父亲出生在农村,长大后去当兵,转业后认识我的母亲,并在城市里安了家。

## 山里春色

□李秀玲

我是在城市里出生的,老家对我来说,是每次回去的舟车劳顿,是蚊虫不分昼夜在我身上的叮咬。乡村这个词,在我曾经的记忆里,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

如今,我对乡村却依恋起来,那些一成不变的景色里藏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,藏着千百年来延续的传统农耕,藏着山高水低的错落有致。目之所见,总会让我愉悦且心宁。

车到了山顶的羊鹿场,这里地处巴南区与涪陵区的交界处,以前叫作羊鹿乡。后来,羊鹿乡与双河口乡合并成立双河口镇,“羊鹿乡”便成了历史,但当地人仍称此地为羊鹿场、羊鹿山。

场不大,一条公路从场中穿过,两侧是房屋,有的仍住着居民,有的已成危房。场上零星开着几家商店,都是卖些简单的日用品、饮料、零食。两三个小孩在路边玩耍,大人们站在街边,一边聊着天,一边瞄着自家的孩子。

父亲来了兴致,要从场的这头走到那头。我知道,他想起了老家的场,和场上那些熟悉的乡民。乡村的某些生活方式已发生改变,但那份淳朴与亲切,却像刻进了骨子里,并未随着岁月淡去,反而越久越让人觉得温暖。

走到一半时,看到一个菜市场,一排排摊位已空着。旁边的几张桌子围满了老人,有的在闲聊,或抽烟;有的在打牌。远处有人在收拾碗筷或擦拭碟盘,想来是哪家刚办完宴席。

我凑近打牌那桌人,看着他们手里的牌,形状大小像长牌,但花色又不是长牌。旁边一位叼着烟袋、满脸皱纹的大爷告诉我,这叫孩儿牌,是比花色来定输赢的。

我似懂非懂。但看着老人们沉浸其中,随着摸牌出牌,时而笑,时而皱眉,时而叹气,我懂得了他们的心情。山里少了城市的喧嚣与快节奏,处处流淌着自在与舒缓。四月的风经过羊鹿场,

也放慢了步伐,轻轻地拂过庄稼、果树,拂过小孩圆圆脸蛋,拂过老人脸上的皱纹。在这里,连风都找到了归处。

很快,我们就走到了场的另一头。公路旁有个大大的坝子,坝子边上有两棵高大的小叶榕,主干有20多米高,顺着主干伸出无数的枝丫,浓密的枝叶企图遮挡住春阳,却总是漏下斑驳的光,屋檐、石磨、门前的板凳上都有细碎的光芒在跳跃。

父亲很喜欢这两棵大树。他说,老家进场的石桥边上,也有一棵大黄葛树,从他记事起,树就立在那里。现在他老了,黄葛树似乎也老了,枝干更弯更垂了,树皮的颜色也愈发深沉。

我陪父亲坐在树下的石凳子上,看着马路蜿蜒出了场口,延伸向远方;看着田里的农作物随风生长,春色满大地;看着场上的居民三三两两、或走或停……透过父亲浑浊的双眼,我渐渐明白了岁月的无情流逝,也明白了老家对他的真正意义——是家,是根,是一生放不下的思念。

山里春色,很淡很淡,我和父亲的乡愁,却越来越浓。